

朱德发文集

朱德发 著

第三卷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流派论纲

五四文学初探
茅盾前期文学思想散论
中国五四文学史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流派论纲
五四文学新论
主体思维与文学史观
世界化视野中的现代中国文学
穿越现代文学多维时空
朱德发序评集
现代文学史书写的理论探索
古今文学通论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朱德发文集

第三卷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流派论纲

朱德发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朱德发文集:全10册 / 朱德发著. —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1

ISBN 978-7-209-07570-1

I. ①朱… II. ①朱… III. ①朱德发—文集 IV. ①I-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04326号

责任编辑:李怀德

朱德发文集(第三卷)

朱德发 著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250001

网 址: <http://www.sd-book.com.cn>

发行部:(0531)82098027 82098028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装

规格 16开(169mm×239mm)

印 张 23.25

字 数 370千字

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月第1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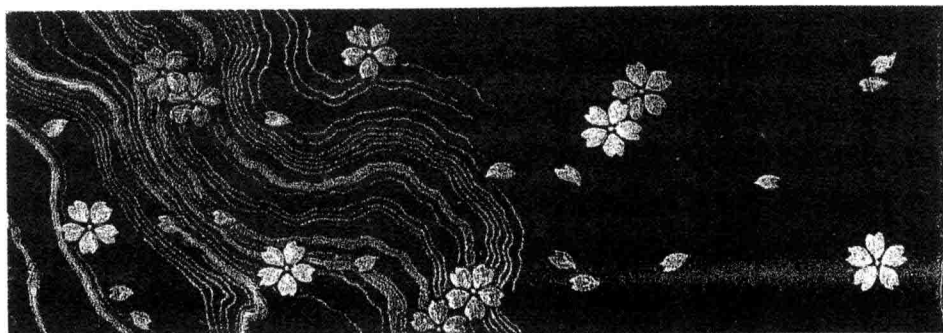
ISBN 978-7-209-07570-1

定 价 498.00元(共十卷)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单位调换。(0539)2925888

二十世纪
中国文学
流派论纲

朱德发 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目 录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流派论纲

导 论	文学流派的基本特征及嬗变规律	001
	一个丰富多彩的审美群体结构	001
	一个极为活跃的生命流体	010
形态论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流派的演变态势	020
	首阶段:文学流派异采纷呈	021
	文化型 新青年派孕育出的文学流派	023
	写实型 茅盾为理论旗手的人生派	028
	开放型 鲁迅与新文学流派	032
	浪漫型 郭沫若为主将的艺术派	036
	中阶段:文学流派纵横交错	042
	先锋型 象征诗派与“现代派”	045
	艺术型 新格律诗派与新月派	050
	传统型 论语派与京派	055
	社会型 “革命文学”派与无产阶级文学派	061
	后阶段:文学流派回归趋同	071
	内向型 七月派与九叶诗派	073
	混合型 新浪漫派与社会言情派	081
	民族型 山药蛋派与荷花淀派	085
	现阶段:文学流派竞彩争辉	089
	乡土型 湖南作家群与陕西作家群	091



现代型 意识流派小说与“海派”话剧等	094
思潮论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流派是美学思潮的艺术结晶体	097
之一:新文学流派的现实主义美学选择	097
审美选择的开放性	098
审美选择的多向性	102
审美选择的求同性	116
审美选择的曲折性	133
审美意识的总特征	154
之二:新文学流派的浪漫主义美学选择	172
浪漫主义的前奏曲	172
最典型的浪漫派	178
同源分流的追求	193
面对历史的沉思	210
之三:新文学流派的现代主义美学选择	214
传播的混杂性与接受的层次性	214
中国意识流派小说的审美特征	219
中国新诗流派的象征主义审美意向	252
规律论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流派的现代化民族化	274
“两化”:理论阐释	274
其一:现代化为制导的文学流派	285
其二:民族化为制导的文学流派	303
其三:“两化”作用下的必然融合	323
古典、东方的美学意蕴	326
现代美学意蕴	331
双重启悟下的必然融合	337
余 论 抽样剖析两个文学流派的文学观念	339
文学研究会“为人生”文学观的基本特征	339
鸳鸯蝴蝶派小说观新探	354
后 记	364



导论 文学流派的基本特征 及嬗变规律

从时间流程来审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特别是从“五四”到四十年代这三十余年是中国数千年文学长河中“文学流派”最活跃的区段,难怪有的研究者作出“中国新文学史实际上是新文学流派发展史”这样的判断。近十年“新文学流派”既是研究的对象又是研究的角度,既是研究的重点又是研究的兴奋点,这不仅开拓了新文学研究的领域,也深化了新文学研究的层次。最近有机会泛读一些新文学流派研究的著作和论文,所获非浅,也微感不足,似乎有待综合、有待开发、有待深入,应把流派研究推向新的台阶。这是新文学爱好者的渴望,也是新文学研究者的使命。

一个丰富多彩的审美群体结构

进入摇曳多姿、争香斗艳的新文学流派的百花园,你要辨识每个文学流派的美学形态和艺术风貌并从而对它们进行全方位的综合性的和开发性的研究,首先碰到的是文学流派构成要素的把握、范围的界定及其基本特征的概括。这既是识别文学流派的美学尺度,又是研究文学流派的逻辑起点。但目前对文学流派的阐释有分歧,界定也不明确,这不能不影响新文学流派研究的深化。如果对文学流派的构成要素、范围界定含含糊糊,朦朦胧胧,只是跟着感觉走,对流派的内涵妄作判断,那就会进入混乱的迷津,失去探讨的共同基准和依据,走上非科学化非标准化的道路。然而文学流派的艺术形态和美学内涵在历史的激流中又不是被冲洗得清清楚楚,利利索索;往往是拖泥带水,不干不净。因而这就需要研究者认真仔细地从流派演变过程中,以敏锐的艺术眼光去发现带有共同性的特征加以抽象概括,对流派的内涵外延作出科学的界定,然后再以此为标准和尺度去辨识和透视面目不清的文学流派,并进而探寻其深层结构和演



变规律。正因流派识别难,从理论上更明确地进行界定更难,故使研究者见解纷纭,成了文坛上的热门话题,并越发激起人们探索的兴趣。

文学流派究竟是什么?不管有人说艺术风格决定文学流派还是说文学流派既有“流”也有“派”,不管有人说文学流派与文学团体联系在一起还是说文学流派是重要的文学现象,但在“流派是一种群体结构”这一点上却取得了共识。也就是说,一个人成不了流派,即使文学大师、文学巨匠或文学旗手也不能以个体组成文学流派,他们可以充当某一文学流派的代表人物却不能自成一派。如鲁迅既可以说是人生派的也可以说是语丝派的、既可以说是乡土派的也可以说是左翼作家群的,他可以成为多种流派风格的集大成者;但从流派的角度来看,作为个体却构不成流派。因此,文学流派是由不同数量的个体组合而成的,既可以有代表人物也可以没有,既可以有严密组织也可以松松散散,总的看来则是个群体结构;而这个群体不是一般的群体,它是一个富有创造性的作家群体和审美群体,在思想倾向、艺术风格、审美情趣、美学追求等深层结构具有一致性或相近性或相似性,他们代表着某一种审美趋向或文学倾向,体现着某一种文学潮流或社会审美需求。也可以这样说,文学流派是在共同的文学思潮、文化积淀、时代精神、传统基因、生活特质、人文环境、民族沿习、审美心理和艺术形式的综合渗透和作用下而凝成的文学晶体或审美实体。从自身构成和形成基因来审视,文学流派具有的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

客观性。文学流派的存在和出现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它是随着文学的发展而出现,是文学自身演变过程中的一种必然现象和一个文学的基本事实,也是文学发展的一种基本形态,你承认它它也存在,你不承认它它也存在;在不正常的政治气候下曾否定或抹煞或摧毁了一些文学流派,实际上哪一个流派也没有否定掉,哪一个流派也抹煞不了,哪一个流派也摧不垮,历史终究会恢复其本来面貌。即使在逆境中文学流派得不到健康正常的发展,它也顶着压力和扼制在潜滋暗长,这是流派自身的天性和规律所决定的。在文学发展中,从鲁迅说过的“杭甬、杭甬”派的原始文学发展到名目繁多的现代文学流派,形成一条绵延不断地从简到繁、从单色调到多色调的文学流派线,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一个个客观的审美实体,它们以各自的审美形态和艺术风姿不断地拓展文学的新领域,以独特的美学风格充实和丰富了文学自身。

动态性。与文学流派的客观必然性相联系的是它的动态性,这不仅是指流派随着文学的进程而出现而发展,总是在流动着的波澜壮阔的历史大河里展示



自身的风采;主要是说任何文学流派本身都充满了动态感,都始终处于无休止的变动中。它自身的成员结构、艺术范畴、审美风格和文学作品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对它们的界定和阐释常常是一个含糊值;它与其他流派的关系也是时分时合或合中有分分中有合,这在新文学流派变动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或某流派一部分人经过犹豫动摇又选择另一个流派,或某流派一部分人经过奋斗又组成一个新流派并与原来的流派保持着联系,或处在文学主潮以外的文学流派经过斗争自行解散而加入体现主潮的文学流派。在文学的演进中,文学流派的出现,往往是以标新立异为其总体特征。或与其他流派比肩而并立,或与其他流派对峙而存在,或形成新陈代谢的流派更替,主要采取曲线的运动方式走向极端,出现异质或逆向的文学流派,这在中国文学史上屡见不鲜。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山水诗派之后出现了宫体诗派,宫体诗派之后出现了边塞诗派、田园诗派和新乐府派,新乐府派之后则出现了花间诗派;在新文学的发轫期先出现白话自由诗派,自由诗派之后出现新格律诗派,格律诗派走向极端则出现半自由体诗派。不论从流派内部结构的变化或文学史上流派嬗替的规律来看,动态性是文学流派的重要特征。

地域性。在文学流派的形成或变动过程中,可以发现不少文学流派与某一地域紧紧联系在一起,不只是流派的文化内涵、审美风格和表现形式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而且流派的成员组合也是这个地域的或者以这个地域为主体,甚至流派的名称也是以地域的名称代之,古今中外文学史上不乏其例。清代的桐城派的主要人物方苞、刘大櫟、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姚鼐提出一套散文写作方法是师承同乡刘大櫟的,而刘大櫟又是师承同乡方苞的,以后的追随者又是师承他们的,代代相传,便形成一个地域性的作家群,名之曰桐城派。新文学史上的湖畔诗派是以杭州西湖命名的,京派是以北京得名,海派则以上海命之,白洋淀派是用河北白洋淀湖区命名。文学流派之所以具有地域性或地方色彩,考其主要因由不外是:从人员构成来说,一个地域出现多个作家,而这些作家由于在同一地区从事创作便于互相接触、联络感情、促进交流、增进友谊,以乡情为纽带结成群体;从文化心理来说,地域性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氛围不断地积淀不断地熏陶,容易形成相同或相似的文化心态和语言习惯,这是同一地区的作家能够走到一起或形成相同的艺术追求的深层的文化基因;从审美趋向来说,同一地区的作家彼此之间可能形成师承关系,或是一辈传授一辈,或是同辈之间争相学习模仿,特别是相近或相同的审美心理和美学追求能使他们在选择题材、



人物塑造、审美形式和艺术风格上具有趋同性。当然文学流派的地域性不仅仅表现在同一地区出身的作家,即使异域出生的作家只要在这个地区生活久了,价值观、美学观、艺术追求以及语言表达颇受本地区的独特的文化传统和审美习惯的影响,也应该属于地域流派的作家,如白洋淀派的作家并不都是白洋淀地区出生的作家。

民族性。文学流派的地域性特点就蕴含着民族性的因素,如果扩而大之就能构成流派的民族性。从流派的发展来看,任何民族文学都需要具有民族色彩的文学流派来显示自身的丰富性和达到的成熟程度;任何民族的文化都在潜移默化地滋润和培植本民族的文学流派,以满足民族的审美心理需求并推动民族文学的发展,唯有民族的成熟的文学流派才能与世界其他民族文学相媲美。中国封建时代生成的文学与西方中世纪的文学相比,不仅流派层出不穷、摇曳多姿,而且是在一个比较封闭的文化环境里由本民族文化孕育而成,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不论是楚文化滋养的骚体诗派还是中原文化孕育的建安风骨文学派,或是唐宋时代的豪放派和婉约派,都是以独特的民族风格在中国文坛上和世界文林中产生过深远影响的文学流派。外国的文学流派在近百年来有三个突出特点:发展自觉,代谢极快,林林总总目不暇接,特别是法国的文学流派最为典型,也许这就是变幻莫测的西方文化思潮给法国文学流派抹上的民族色彩。正如法国作家莱蒙涅埃所说的:大约从十九世纪最后二十年开始,法国文学出现一种时尚,即每隔五年十年就要产生一个流派,几个志同道合的作家凑在一起,起草一纸文字由某个杂志恭恭敬敬地发表出来,然后出版几本诗集和小说,一个流派便诞生了;当一个流派难以为继面临结束时,也要由这派的几名作家做书面宣言大喊大叫,宣告他们放弃了过去为之捍卫的原则,与此同时便又宣告新的文学流派的成立^①。中国文学流派在古代文学的流变过程中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大多数流派的寿命比较长,特别是流派风格的延伸相当久远,这与封建时代超稳定的社会文化结构分不开;只有到了近现代特别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旧的文化体系已经解体新的文化体系正在建立,这新旧文化的碰撞交汇促使新文学流派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而且代谢极快。即使这个时期出现的文学流派也不是“全盘西化”的产物,它们仍然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并未失去民族的色彩。从文学流派的内涵来看,不论它的审美内容、美学模

^① 《法国作家论文学》,三联书店 1984 年版,第 161 页。



式、艺术风格还是创作主体意识,无不渗透着民族文化的集体无意识及其所形成的文学基准模式和民族审美趋向,不仅使文学流派注进了民族文化的遗传基因,而且某种民族思潮,民俗风习和审美习惯也能成为滋润文学流派的主要内在条件。这种文学流派的民族性决不会拒绝异域民族文化的影响,相反,它是更好地选择并汲取异族文化的内在根据和价值尺度,使文学流派的民族文化意蕴推陈出新,更富有时代色彩。

审美趣味的趋同性。与流派的地域性和民族性相联系的是审美情趣的趋同性。由于处于某一个地域性文化圈内或某一民族文化氛围中,形成相似或相同的文化心理或审美趋向,并在此前提条件下结成一个作家群体,这就使这个文学流派在审美情趣上易于趋同或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审美情趣是作家的审美经验和情感体验与个性特征结合起来所形成的。一种对现实生活的类似经验和体验不可能只是一个作家所独有,一种类似的审美经验和情感体验也不可能只一个作家才感受到,这些类似的经验和体会通过作家的个性而形成的相似或相同的审美情趣主要体现在创作主题、题材、体裁的选择上。在唐代,边塞诗派的趋同审美情趣使其选择边疆御寇、戍边离怨的共同主题,不论岑参的“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还是高适的“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都表现了类似的题材和相似的体验;山水诗派主要倾向于对山水抒写,借山水咏怀,情融于山水;而花间诗派则长于吟唱男女爱情,表现缠绵悱恻的真情实爱。“五四”以后形成的新文学流派各有自己的审美趋向和情趣范围,人生派关注的是各种人生问题特别是平民的人生,艺术派对表现自我倍感兴趣,乡土派热衷于农村的风土人情,新感觉派瞄准病态的都市社会,东北作家群偏爱抗战救亡题材。流派审美趣味趋同性还体现在审美语言的选择上,即由于某些文学流派审美趣味的一致性往往在语言上表现相同的色调。唐代的韩孟诗派,虽然韩愈诗的语言具有雄浑古拙的个人风格,孟郊诗的语言也有奇峭硬瘦的个人色彩,但是他们在语言上都有好用奇字险韵怪句的美学趣味,至于这派的贾岛在用词造句上更重视推敲,古人有“郊寒岛瘦”之说。现代的象征诗派在语言的运用上,常常是断断续续欲说还休,朦胧晦涩难以猜度,尤其是“诗怪”李金发的诗没有寻常的章法,讲究用比喻,句法过于欧化又夹杂着文言的叹词语助词,教人像读翻译作品。可以说,趋同的审美趣味是文学流派重要的构成因素和审美特征。

艺术风格的类似性。与流派的审美情趣互为依存的是艺术风格,没有独特



艺术风格的作家群体不可能是一个具有美学价值和审美情趣的文学流派,没有趋同的审美情趣和美学追求也不会形成文学流派相似的艺术风格。艺术风格不仅是文学创作过程中审美体验、审美理想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审美形式的集中体现,也是形成文学流派的决定性因素,有些文学流派如婉约派或豪放派都是以艺术风格命名的。虽然风格成于个人,流派建于群体;然而凡属于同一个流派的作家群必然在各自风格的基础上表现出共同的审美趋向,必须在众多的独创风格中表现出大体一致的艺术倾向,即在艺术风格的个性与共性的多样性的统一上独树一帜才能形成流派。艺术风格无人欣赏和倾心,自然不能形成流派,即使有人倾心和追随,如果仅仅停留在无创造的模仿上,也未必能形成独具艺术风貌的文学流派。一个作家群体假若未能取得大体一致的艺术风格,尽管有共同的文学主张,有共同的组织形式,仍然不能构成文学流派,这也是文学社团和文学流派的主要区别所在。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涌现出大小不等七百多个文学社团,这在中外文学史也是个独特现象,虽然它们与文学流派有着或深或浅或密或疏的联系,但它们并非都能构成文学流派,其中一个决定性因素就是缺乏类似的艺术风格。文学流派是艺术风格相似的作家群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的结合,且以创作实践中显示出的相似审美趋向、艺术风格作为前提条件。郁达夫说过:“文学上的派别,是事过之后,旁人(文学批评家们)替加上去的名目,并不是先有了派,以后大家去参加,当派员,领薪水,做文章,像当职员那么的。”^①虽然文学流派是一种艺术范畴的文学形态,既不属于政治范畴也不是一种有组织有章程的文学社团;但问题的结论也不能绝对化,文学现象往往是极为复杂的,特殊的情况非一般的抽象理论所能涵盖。新文学不少流派都是以文学社团为中心形成的,甚至有的流派包括几个小社团,特别有的文学流派是与带着强烈政治色彩或党派色彩的文学社团联系在一起;当然也有些流派并没有社团作依傍,或以某杂志某书店某客厅为阵地而形成。然而不管以什么社团或刊物为中心,都须有相似的文学倾向和类似的艺术风格作为内在的纽带,否则是构不成流派的;即使没有社团也没有刊物,只要具有相似艺术风格的作家群也可以视为文学流派。这里特别应搞清的是,流派的艺术风格的相似性所形成的流派的独特性与作家艺术个性之间的关系。风格相似旨趣相近的作家群在共同的契合点形成文学流派的独特性,如人生派

^① 《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





作家群是在“为人生而艺术”这个契合点上形成流派的个性,语丝派是在倡导“幽默”这个结合点形成流派个性,格律诗派是在追求形式美这个交汇点形成流派个性;而流派的独特个性既是区别于其他流派的独树一帜,又是本流派成员共同的审美追求和艺术目标,它对同一流派成员具有凝聚力和向心力,而对不同流派既有拒斥力又能形成一种互补。但是流派的独特个性和艺术风貌并非所有成员的艺术个性相加而得出的总和,而是同一流派成员的艺术个性寄寓的艺术共性于“契合点”上化合而成,每个作家总是以其艺术个性充实着发展着本流派的独特性,而流派的艺术风格又昭示着同派作家的艺术个性与整个流派的艺术个性协调发展。对艺术风格的自觉认识可以成为同一流派作家的自觉创造要求,在创作进程中的每种探索都是自己声音的探索,既能发展自己的艺术个性也能丰富流派的艺术个性,而且也利于与读者审美心理上的沟通。高尔斯华绥曾说过:“风格是排除自己同读者之间的种种壁垒之间的一种能力,而风格的最高成就则是同读者发生密切联系。”越是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作者或文学流派,越能为读者提供一个具有审美价值的文本进入交流领域,并从而获得不朽的艺术生命力。

文艺思潮的共振性。文学流派作为具有共同审美追求和相似艺术风格的作家群体,大都受到相同或相似文艺思潮的洗礼和激荡,所以思潮的共振性是文学流派的又一重要特征。文艺思潮能够产生文学流派或促进文学流派的产生,而当文学流派从文艺思潮中产生之后反过来又能推动文艺思潮的发展。虽然同一流派的作家无不受到同一思潮的共振,无不受到同一思潮的冲击,但是每个创作主体的受振和受冲程度并不一样。文艺思潮与文学流派的密不可分的关系以及它们在文学史所具有的同等重要性是就一般意义而论的,实际上文艺思潮与文学流派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它们在文学演进中所起的作用也不是那么简单。文艺思潮有时可以与文学流派等量齐观,但更多的时候文艺思潮大于文学流派,一种文艺思潮既可以成为一个文学流派又可以成为更多的文学流派,同一种文学思潮可以为不同的文学流派来运用,从特定意义上说文艺思潮并不是文学流派的命名,它只能是产生于同一文艺思潮之中的众多文学流派的深层灵魂和内在根据。从逻辑顺序上看,思潮先于流派,流派是思潮共振之后的产物;然而文学现象有时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复杂性,即文学流派出现于先,文艺思潮传播于后,从表面看不是文艺思潮产生文学流派并推动其发展,而是文学流派的存在才使文艺思潮得以广泛流传。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的中国无产



阶级革命文学思潮的兴起,是由已经成为文学流派的创造社和太阳社所鼓动所提倡的,并通过论争逐步推向高潮。这仅仅是表层的显现,实质上后期的创造社和太阳社的主要成员早在日本或国内受到无产阶级文艺思潮的震动,不论文学观念或创作倾向早已开始变化,由为艺术而艺术过渡到为革命而文学、由表现自我转变为表现无产阶级,因此后期的创造社和新成立的太阳社已不是艺术派的组合中心而成了革命文学派的结构核心,从本质上来看还是先有无产阶级文艺思潮的孕育和共振才有创造社的质变和太阳社的成立,这是内在规律性的显现。并不是所有的文艺思潮都能产生文学流派,不能产生文学流派的文艺思潮就很难考察其对作家群体所发生的共振作用。抗战初期在国统区由于“文协”的提倡,曾掀起“文章入伍,文章下乡”的文艺思潮,但在这股思潮的激荡和感召下并没有产生知名的文学流派。尤其应该注意文艺思潮与文学流派之间呈现出的更为复杂的关系:在新文学史上,有些文艺思潮与文学流派具有共同的进步或革命的倾向,流派的作品也流露出进步或革命的倾向,并在文学史上具有较高地位;但也有些与进步或革命文艺思潮相一致的文学流派的作品并不成功,在读者中并未留下多深的印象,文学史上也没有位置。有些文学思潮和文学流派具有共同的错误或不健康的思想倾向,也产生了一些与之一致的具有错误或庸俗倾向的作品;但也有产生于某一错误或庸俗文艺思潮的某一流派的若干作家创造的作品,或具有积极的认识和教育意义,或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这表明同一文艺思潮在同一文学流派作家身上的共振效应并不一致,甚至产生相反的效果,因此研究文学思潮与文学流派之间的关系应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文艺思潮与文学流派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也带来它们在文学演进过程中功能作用和艺术面貌的复杂性。总观之,大致呈现出三种主要形态:一是文艺思潮与文学流派在某个文学发展阶段上具有同等意义。当某个文学流派的存在和发展,形成一种总体性的审美趋向以引导和规范一个时期的文学时,它与文艺思潮便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以“三曹”为核心的建安文学是一个具有共同审美趣味、类似艺术风格的文学流派,它不仅成为建安时期文学创作的主导方向,而且代表这个时期的文学思潮,除了“建安风骨”没有其他独具风格的文学流派能左右一时代文学的共同审美趋向。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其共同的思想倾向、审美趣味和大众化民族化方向,既体现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又左右着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文学发展的趋向,从特定意义上讲山药蛋派与工农兵文艺思潮具有同等重要性。二是多种文学流派汇成一股相似或





相同的文学思潮,共同主宰着一个时期的文学发展。在文学发展的某些时期里,存在着风格迥异的多个文学流派,但却有着共同的思想倾向和相似的审美把握原则,形成一种相互竞艳的艺术局面,所汇成的文学潮流对这个时期文学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或导向作用。明朝后期文坛上出现的公安派和竟陵派,是两个艺术风格有差异的文学流派,但它们却有着相同的人文主义思潮作为思想基础和“性灵说”文学观念的哲学根基,在表现人的性灵或个性、抒写内心的真情实感、“不拘格套”的形式美追求上以及反复古反摹拟上却有着相似相同性。这两个文学流派不仅给明代文学增添了新的色彩,代表着一种新的审美意向,而且为中国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转换埋下了“最初的基因团”。三是文艺思潮与文学流派出现了立体交叉的局面,一个时期文学思潮多元并存,文学流派林立,审美情趣多样,艺术风格各异,思想倾向差别很大,这在“五四”前后表现得尤为突出。鲁迅曾说:“新文学是在外国文学潮流的推动下发生的。”^①五四时期为适应思想大解放、文体大解放的需要,“西欧两个世纪所经历过的文学上的种种动向,都在中国很匆促而又很杂乱地出现过”,“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新古典主义,甚至表现派、未来派等尚未成熟的倾向都在这五年间在中国文学史上露过一下面目。”^②这些多元杂陈的文学思潮如同一个大磁场,深深地吸引着众多具有不同审美追求的作家,他们可以任意地选择,尽情地“拿来”,从纷繁的外来文学思潮中汲取营养,有的以某种思潮为主兼及其他思潮,有的在各种思潮中撷英,有的抓住一种思潮不放,有的不分良莠都拿过来,但目的都是为了创造中国新文学,并形成了花样繁多的文学流派,使二十年代新文苑的流派林立,呈现出立体交叉的艺术形态。

文学流派所具有的客观性、动态性、地域性、民族性、审美趣味的趋同性、艺术风格的类似性、文艺思潮的共振性等多种基本特征,既是外现的又是内在的,它们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和辩证关系,使文学流派成为一个有机的多维的艺术整体,也是一条和谐运转的不断旋升的艺术生物链。别林斯基曾说过:“一个诗人的一切作品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怎样分歧,还是有共同的原貌,标志着仅仅为这些作品所共有的特色,因为它们都发自一个个性,发自一个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我。”^③一个作家的文艺作品尽管千姿百态,风格各异,但由于创作主体

① 《集外集拾遗补编·〈中国杰作小说〉小引》。

②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

③ 《别林斯基论文学》。



“我”的存在却能使作品在整体上具有共同的特征和统一的色调；个体作家尚且如此，那么群体作家更应该如此。对群体组成的流派来说，虽然个体作家的整体风貌构成了流派的个性差异，但由于这个流派的作家群共同承受着感应着熏染着特定历史条件下同一民族或同一地域的某种思潮、某种文化、某种风俗、某种习惯等，也必然产生一种相似相近的“共有的特色”，这就是文学流派的整体面貌和风格标志。

一个极为活跃的生命流体

文学流派所具有的动态性已标示出它并非是个超稳定的审美结构，故动态性则应是文学流派的基本特征。这就决定着文学流派的生命在于流动，在于嬗变。如果作静态考察，我们尚可把握住每个文学流派审美形态和艺术风格的相对稳定性；如果作动态审视，我们便会发现文学流派始终处在嬗变中，它们是一群极为活跃的生命体，似乎其生成消失既无规律可循也无规范约束，这种嬗变性越是到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轨程中越是显得突出。从晚清文学改良到“五四”文学革命这中间虽然尚未出现严格意义上的新文学流派，但在“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文界革命”、“戏剧改良”号召下形成的政治小说作家群、谴责小说作家群以及出现的“新体诗”、“新文体”、春柳社、南社等，都具有新文学流派的雏型。从“五四”文学革命到三十年代中期，文坛上究竟涌现出多少文学流派，至今众说纷纭，沉浮不定，变化迅猛，难以把握。比较认识一致的文学流派，至少有初期白话诗派、自由诗派、新格律诗派、新月诗派、普罗诗派、大众诗派、人生派、艺术派、语丝派、现代评论派、京派、海派、象征诗派、新感觉派、论语派、革命文学派、无产阶级文学派、社会剖析派等。这些新文学流派错综交叉，变化无穷，大派套小派，派中有派。从抗战爆发到“文革”前夕，文学流派嬗变的步伐虽然放缓，但也出现过“七月诗派”、“七月小说派”、“九叶诗派”这样一些有影响的流派，还有“新浪漫派”和“社会言情派”这种特异的文学流派面世，解放区形成的“山药蛋派”和“荷花淀派”一直延伸到建国后“十七年”和新时期的文学发展中。特别是党的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新时期文学流派显得异常活跃，要认清它们的面貌，把准它们的审美特征，颇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人在此山中”之感。这除了因为距离近、现实性强影响我们识别众多文学流派外，恐怕主要因为它们变化太快，动态性过强。它们不是各领风骚几



十年或几百年,而是几个月或几年,并且不断地在变动中进行着多层次的交叉和融汇,这越发给新时期文学流派的研究带来了困难。虽然有的评论者认为新时期的文学没有定型的流派,但是不少研究者还是从流派的角度进行了认真的也是探索性的研究。有的认为新时期文学流派主要有“纪实文学”、“寻根文学”、“荒诞魔幻文学”、“特区文学”,这是把思潮与流派交汇为一体所作的综合考察;有的研究者从流派的风格或题材等方面考察,认定“朦胧诗派”、“京味小说”、“海派话剧”、“岭南散文”、“西部文学”、“军旅文学”、“西南乡土派”、“北大荒文学”、“市井文学”、“意识流文学”、“寻根派”、“纪实派”、“文化派”、“民俗派”、“荒诞派”、“怪味文学”、“心态小说”等流派,都从不同层面秉承了文学流派的主要因素和基本条件;甚至有的研究者认为置身于现实形态文学流派之中去认识现实形态文学流派这是很难做到的,或者说是徒劳的。认识如此的分歧,这本身就说明越到世界文学大交汇大撞击的现当代,文学流派的变动性越大。这不只是表现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流变中,西方现代派文学嬗变之快简直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如果把现代派文学艺术比作母系统,那么它的子系统就有印象派、象征派、先锋派、抽象派、达达派、荒诞派、野兽派、意象派、立体派、未来派、表现派、新感觉派、意识流派、新浪潮派、黑色幽默、存在主义、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精神分析主义等三十多个。这些子流派的成员在变化中不断进行新的组合,有的只存几个月就消失了,有的流派的作家群从来没有固定的成员,甚至有的流派横跨欧美和日本。一言以蔽之,文学流派是一个极为活跃的生命流动体。流派为什么如此活跃,如此嬗变,这倒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也是我所感兴趣的重点。

从一般意义上说,文学历史是一部永远活着的生命流动史,文学流派则是其中的极为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以不断更新的姿容装扮着文学的大千世界。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文学流派是在一定的社会生活和文化条件下,和整个文学系统演变有着密切关系的作家群体的自觉或不自觉的组合,它的变迁起伏是文学发展总链条上的最活跃的一环,虽然它的出没是文学发展中的一种带规律的现象,但是它又以非自觉、非人为、非组织的自然组成形态为多数。建安文学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就是自发形成的,并非曹氏父子发号施令的结果。正如钟荣在《诗品》中所说:“降至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如果曹丕对建安文学曾有过评论和奖励的话,那么唐宋豪放派的形成

